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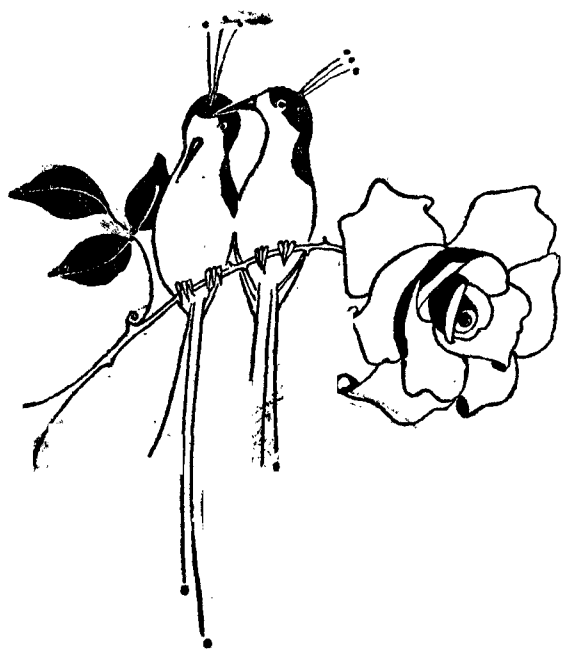
青年國王材

謝冰瑩女士著

開明書店

上海開華書局出版

青年國王材



上海開華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出版

●青年王國材

每冊實價六角

著者 謝冰瑩女士

發行人 高 圮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所 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全國經售處

北平佩文齋書莊 天津佩文齋書莊 重慶平民書店
開封豫文齋書莊 濟南東方書莊 杭州開明書店
西安新安派書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昌開明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南京花牌樓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雲南世芬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成都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一)

是初秋的早晨。

國材剛從一個甜美的夢境醒來，看看睡在他身旁的以仁態度非常恬靜，面孔完全像少女般的白嫩，最美的是他的嘴唇的鮮紅和均勻的呼吸的起伏。

國材忘記了以仁是個男性，他以爲睡在這床上的是梅英，於是熱烈地在他嘴上吻了一下。

「噲，幹嗎？」

以仁驚醒了，當他打開眼睛望到國材的身子壓住了自己的腹部時，他不覺害羞得兩頰通紅。

——這玫瑰般的兩頰呵！

國材又在他的右臉上吻了一下，他內心燃燒着熊熊的愛火，他恨不得一口吞下了以仁。

「以仁，爲什麼你今天特別美，我同你相處了四年，同床也有半年了，但從來沒有見到你像今早一般美的，你的美在以前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國材帶着玩皮的語氣這樣微笑着問以仁，以仁只是睜着兩個圓黑的大眼珠罵了一聲：

「碰鬼，你不要認錯了，我不是你的梅英呀！」

「呵，要是她，我怎麼敢這樣呀！」

國材鬆開抱着以仁的手，跳下床來拖着拖鞋走到操坪轉角的W.O.去小便，猛然毛毛雨洒在他的臉上，他跑了一圈又走回來，床上的以仁又閉上眼睛了，但並沒有睡覺。

「你不要鬧，讓我再睡一下好嗎？」他帶着懇求的語氣望了國材一眼。

「你睡吧，我再不敢有什麼非法的舉動了。」以仁聽到「非法」兩字微微笑了一笑，其實他的心內是多麼愛國材呵。

國材坐在椅子上兩眼望着灰暗的天空發呆。雲是淺灰色，象徵着人生之黯淡與淒涼。

——他媽的，今天該不下大雨吧？

他的眼睛觸着擺在桌上的一張印着「師大附中」的借箋上了，迅速地他又拿起來讀了一遍：

「材：乒乓球一個，拍子一對，托李君帶上，明天下午如果你沒有事，三四點鐘的時候，我會和芝華來找你們比賽網球。

「快開學了，你要好好地預備功課呵！

英 八月卅日下午二時

國材看完信後，馬上將信紙握做一團。他不是像平常一般將這紙團丟在地

下或者字紙簍，而是將他塞在嘴內。

——快不要傻了，她的筆跡多麼寶貴呵：我應該好好地珍藏着，每次吃掉不是永遠留不住她的一個字跡嗎？

他記起那次吃信墨弄在舌頭上引得同學看見了都哈哈大笑的故事來，於是重新看了一遍後貼好放在抽屜裏。

『下午二三時。』他自言自語地吐出了這幾個字。

——究竟是二時還是三時？她素來說話沒有一個肯定的語氣，也許是女兒家故意如此捉弄人，或者梅英更是特地難爲我，所以每次總沒有一定的時間，說話也總是拖泥帶水不像我們男人一般痛快。唉！我真不懂女人的心理是怎麼的？

國材想刁這裏，猛然抬起頭來望見壁上的日曆還是八月廿九日，於是撕下了一張，在卅日下面做了一個 P.M. 2—3 的 Mark，他想假若有人看到了「閱

我這是什麼意思時，我一定很驕傲地告訴他：「這個時候梅英來和我比賽網球。」沒有人見到也給我自己留下了一個紀念。

他微笑了，想到梅英，活潑美麗的梅英會來，他微笑了。

原书空白页

以仁又提起上學期考試的成績來，這使國材異常難過。

『小王，這學期你真要用功才行，不然，的確有留級的危險。』

『可不是嗎？那次要不是你替我 Pass，早已不能和你在一班了。』國材羞答答的神態，正像初出水的荷芙一般美麗。

他隨即翻開一本初等代數在練習本上寫下了 Exercise III.

『喂，以仁，今天下午你不出去好嗎？梅英和芝華她們會來和我們打網球，就來一下吧。』他放下筆了，以仁知道他是心不在焉地做着敷衍朋友欺騙自己的工作。

『你和她們打吧，我要去會一個朋友。』

『上午去不好嗎？』

『上午要讀英文。』

『又不是趕考，忙什麼？』

『喝，你不知道只有四天就開課了嗎？劉先生在上期最後一次說開學就要考試我們一下，看我們回去了是否翻了書本沒有。』

『那才倒霉！』國材睜大了眼叫了起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暑假還要讀書，管他，痛快地玩幾天吧。』

『得了，你那天不是玩！』

！
以仁的話帶着惡意的譏諷，這使得國材發怒起來，『玩就玩，干你什麼事！』

『雖然不干我什麼事，可是因為你是一個朋友，所以我忠告你一下。』

「……」

國材低下頭了，他很慚愧地懊悔自己說話太孟浪，他是好意督促我讀書，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反而以爲他侮辱了我而埋怨他呢？他的確是我的益友，要不是他常常規勸我用功不讓我去看電影，打麻雀，我還不知墮落到什麼地步呢？

……

他想起了「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句子來，馬上恢復了原態，他照着習題上的秩序寫了下去。

「小王，在家嗎！」

「誰？我在家。」

走進來的是同班的劉子君，一個綽號玩皮大王的籃球選手。

「小王，我們今天去看一中與北師的隊球比賽好不好？」

「不好，我有事。」

「什麼事？」

「我要習算題，還想做英文練習。」

「喝，你這樣用起功來了嗎？了不得！你想要文武雙全，畢業時得個第一嗎？」子君拍着國材的肩如此笑嘻嘻地說着。

「那里？你不知道我上期的成績更壞，險些兒要降級了！」

「我不也是一樣嗎？除了體育而外，什麼都沒有滿七十分的，真糟糕！」

「對不起，下午你一個人去吧，我真不能陪你去。」國材故意做出兩眼注視書本的樣子，這使子君很慚愧的走了。

「那麼，我也不去了。」臨走時子君說了一聲。以仁完全了解國材的心理，他知道國材的不去看隊球比賽，絕不是爲了什麼習算題做英文練習，而是爲了等待梅英的來。

「好好地做點事吧，我到教室讀英文去了。」以仁看到他的練習本上還只

抄下了兩個題目故意瞞了他一眼，給他個暗示。

以仁去了。

——啊，隊球比賽，爲什麼我不和子君去看呢？也許梅英去了，我不是可以早點見到她嗎？而且看到十二點時我和她吃飯去，吃了就一同回到我們學校來打球多好：去，決定找子君同去，橫豎以仁要到吃飯後才進寢室，說不定那時我已回來了，即使沒回，也沒有關係。自己做事顧到人家幹嗎？

他決定去找子君，而且想好了對子君說的一段話——因爲以仁要我陪他去東安市場買襪子，我拒絕了他，所以不好和你去看比賽，現在他不在家，我可同你去。

他的確這樣說了，子君自然相信，於是穿好衣服，兩人很快樂地走到青年會的操場。

緊要啓事：

本日上午十時北師與一中，
隊球比賽，因天雨改期，特
此通知，祈來賓原諒，

八月卅日

『到霉，下這一點雨怕什麼？他們這些王八們，真不中用！』國材氣憤憤地握着拳頭，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這佈告牌子。

『白跑一趟，他媽的。』

他倆真是一對，常常罵些野蠻鄙俗的話，子君更厲害，要不是知道他脾氣的人，簡直要罵他流氓。

在細雨濛濛中，他們悵悵地走回了自己的學校。

國材看了半個鐘頭的愛之渦流後，倒在床上睡覺了，一直睡到以仁來喊他。

吃飯時才醒。

好不容易三點鐘來到，梅英和芝華打着雨傘走來了。

『小姐們何珊珊其來遲！』國材喜得眉開眼笑，忙搬好橙子後又去倒茶。

『不要客氣，我們常來的。』

『那里常來，稀客，稀客。』

以仁還沒有走，和女同學交際他也有相當的經驗，而且比起國材那種淺薄，浮躁來要高明得多。他出外去買了瓜子和花生糖來大家很快樂地吃着。

『你們真用功！』梅英望着桌上打開着的代數和床上的書微笑着說。

『那里，不過在無聊時隨便翻一翻。』

他們隨便談着，瓜子快吃完了。

『怎麼？我們還打不打球？』國材的話頭轉向今天的問題。

『打什麼球？』梅英故意問。

『不是約好了我們四個人比賽網球的嗎？』說四個人時他有意瞟了以仁和芝華一眼，這時芝華很不好意思低下頭來，梅英也臉紅了。

『下雨怎麼辦呢？』梅英的聲音嬌滴而溫柔，真像黃鶯般婉轉。

『我們比賽乒乓球吧。』到是芝華聰明，她很快解決了這個難題。

『好的，我們就去吧！』國材做着開步走的姿勢。

大家都站了起來。

『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們了。』以仁拿着一本用報紙包着的書往外跑。

『怎麼？往那里去？』大家不約而同地問他。

『看一位朋友。』

『不去不可以嗎？』這是梅英的聲音。

『不可以，我早已約好了的。』

『晚點去不可以嗎？還只有三點呢。』國材拉着以仁的手，意思是在挽留